

中國佛教與社會福利事業

灌增良秀著

佛光出版社

道端良秀著
關世謙譯

中國佛教與社會福利事業

佛光出版社 印行

《中國佛教與社會福利事業》目錄



壹 中國佛教的社會福利觀念

一、慈悲心	一
二、希施心	四
三、福田思想	六
四、報恩觀念	一〇
五、不殺生戒	一一
六、放生思想	一四
七、大乘經典的福利觀念	一五
八、大乘的菩薩思想	一九
九、大乘的菩薩戒	二一
十、菩薩戒弟子	二三

貳 中國佛教的隱遁性與社會福利



- 一 出家佛教……………二五
- 二 中國古代的隱遁者……………二六
- 三 沙門不禮王者論……………二七
- 四 沙門不敬王者論與社會性……………二九
- 五 慧遠大師的社會福利活動……………三一

參 災害及其救助之策



- 一 災害的歷史……………三四
- 二 防止天災方法……………三七
- 三 對於災害的救助……………四〇

肆 貧困及其救助法



- 一 貧困的實況與原因……………五〇

伍 疾病及其治療法



- 一 對於貧窮的觀點……………五一
- 二 奔走於救助貧困的大德們……………五四
- 三 無遠大會與寶會……………五八
- 四 救濟飢民的僧祇戶與僧祇粟……………六五
- 五 救濟貧民的全融事業……………六八
- 六 袪貧之道……………七八
- 七 興財之道……………八一
- 一 人類的不幸……………八四
- 二 佛教之與醫學……………八五
- 三 中國僧尼的醫書……………八七
- 四 疾病的起因……………八八
- 五 佛教的治療法……………九二
- 六 佛教的藥食療法……………九六



捌 社會教化的種種

玖 愛護動物運動

- 一 國家與佛教……………一三二
- 二 教化民衆的幾位大德……………一三四
- 三 奴隸解放……………一三七
- 四 文化中心的寺院……………一四二
- 五 宿寮的寺院……………一四六
- 六 土木救濟事業……………一四八
- 一 不殺生戒與放生思想……………一五一
- 二 禁屠止獵之語……………一五二
- 三 民間的戒殺運動……………一五二
- 四 禁止食肉……………一五四
- 五 設置放生池……………一五五



陸 悲田養病坊的福利設施

柒 犯罪及其對策

- 一 救我於治療工作的先哲辭……………一九八
- 二 痼疾病的治療……………一〇五
- 三 不病之法——保健與衛生……………一〇七
- 四 設置浴場……………一一二
- 一 施設之初……………一一七
- 二 唐代的悲田養病坊……………一二八
- 三 蜀成都的養病坊……………一二〇
- 四 洪坊驛國的養病坊……………一二〇
- 一 免囚保護……………一二三
- 二 防止犯罪的禁酒運動……………一二五

壹 中國佛教的社會福利理念

一、慈悲心

（一）慈悲

一般說來，基督教是愛的宗教，佛教則被稱為慈悲的宗教。誠然，這在佛教淨土宗的聖典「觀無量壽經」中，即曾以：「佛心者，大慈心是。」而稱道。

慈悲這一詞彙，雖然常被一般人解釋為：憐愛、憐憫、同情等，但這都與原意的慈和悲有別。龍樹菩薩在大智度論中闡述說：「大慈，與一切衆生樂；大悲，拔一切衆生苦。大慈以喜樂因緣與衆生；大悲以離苦因緣與衆生。」舉此，慈是給與快樂，悲是消除苦惱，有「拔苦與樂」的意義在。佛視一切衆生猶如己子，如何去消除人類的苦惱，而賜與幸福，這正是佛託的慈悲心所在。

南本涅槃經，譽讚大師的淨土論莊，以：「慈是拔苦，悲是與樂」，與前述龍樹菩薩之說看來相反，這是因為把慈與悲作同一意義來解釋之故。因此，慈與悲都意味著憐憫的成分在。用以表達慈與

悲的另一方式，則是愛的昇化，猶如母親疼愛兒女的感覺，也可說是愛情；而佛之與衆生，正是把母與子的關係充分地、純真地表現了出來。

而且，這種慈悲的成分，並不單是表現之於人類，同時也普及於一切含靈動靈；大焉者飛禽走獸，小之者如必須以顯微鏡才能看得到的微生物，都包含在內。抑有進者，這種慈悲，雖離慈母基於：「草木猶土，悉皆成佛」的聖意，把不具有情的草木也有普及在內的含意；這對於相信花有花精、樹有樹神的人來說，更是事屬當然了。

二 大乘和慈悲

大乘的慈悲精神貫徹了整個佛教，遂成為社會福利的基石。在印度大乘佛教勃興的當時，雖亦高倡此義，中國佛教畢竟為大乘佛教開闢了盛衰，而菩薩乃是大乘佛教的修行者，亦就是社會福利事業的實踐者，他們對於凡是希望生存的一切人類與動物，殫精竭慮地施以救助，這正是菩薩行的功用。說到菩薩，我們會直覺地會想到大乘菩薩，但是在菩薩的分野中，不單單只有大乘。釋尊於往昔却前修行時代，也曾名為菩薩。

佛陀之世，其所以能開悟證果，並不只靠他六年的修行即可成辦，也是由於因地上歷劫修行的種種善業功德，才果證到今世的正覺。這是闍多達（Jataka）——有關釋尊過去生中的事蹟，亦名本生經，佛在那個修行時代中，即以菩薩為名。

像這樣的菩薩，求開悟以修行，以求證者為名，在小乘佛教裏也可以說是菩薩的利他行，但具有利他順行的菩薩，應該以大乘佛教的精神才能稱其所願。

菩薩的利他行，也是慈悲行。佛的慈悲，亦因而變成了菩薩的慈悲，這是因為菩薩就是佛的代行者，對一切眾生求生的有情，伸出了慈悲之手；對於苦惱者，消除其痛苦，對於貧窮者，投其所需施以財物，對於病患者，施以醫藥和治療。

抑有進者，此種慈悲，非獨對人類為然，對於禽、獸、魚、貝、介、蟲等均在普及之列。即此一點，顯然與東亞思想為根柢的儒教，以及民間信仰的道教，都大異其趣；更不同與基督教。如果說佛教有其獨自的特徵，蓋即大乘的慈悲精神是；愛護動物的心理，正是出之於佛教的慈悲精神。

此種慈悲，發而為布施行為，轉而為不殺害生物；不殺生思想再進一步加以救助，成為放生思想；於是有了放生會的成立，設置了放生池等而成為一種事業。

唐「法苑珠林」裏還有：漁獵、慈悲、放生、救厄、酒肉等事篇。根據慈悲心，網取魚貝和捕殺鳥獸等均被禁止；並規勸人們放生。此一護生思想導致禁止肉食，奉行素食主義，誘發了居士林後來的開展。

中國佛教的許多書籍中，均以慈悲為基礎，領導社會福利觀念，大量引用經典，舉例例證，論列社會福利事業，普勸同造盡力奉行。

二、布施心

H 布施

布施是梵文的 DANA 所譯者，慧遠大師大乘義章：「檀那者外國語也，此云布施。將己之財分佈於他，是名爲布，經己以惠人名之爲施」。乃是將己之財物，普遍惠施于人，這是由慈悲心所導發的行爲。

佛教的布施，在菩薩行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，菩薩的行爲就是六波羅蜜（度）：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進、禪定、智慧等，而以布施居首，表示布施才是菩薩成佛的最大功德。布施行的極點甚至有捨身的事例：本生經中投身飼虎，施身飼餓等皆是此一事例的典例。這些事蹟，在日本都散載在法隆寺古丁藏佛藏上。尚有燃指供養，燃臂甚至燃燒全身的供養，這都是菩薩的布施行。

菩薩的布施行，既是如此，那麼，其布施目的究竟爲何？北涼無憂所譯優婆塞戒經中，有剖切地答案：「智人行施，爲饒僧故，爲欲令世得安樂故，爲令他人生施心故，爲欲破諸煩惱故，爲入涅槃，斷於有故」。

而且，布施行絕對不可有求得報酬的心理；譬如行了財施，如果有了若何期待報酬的話，就不稱爲真布施。菩薩的真布施，就是不求回報的布施，才能稱爲布施波羅蜜，與此相對的求報布施稱爲凡夫布施，用以區別。

I 真布施

優婆塞戒經：「智人行施不爲報恩，不爲求事，不爲生天中受樂，不爲善名流布於外，不爲畏怖三惡道苦，不爲他求，不爲憐恤，不爲失財，不以求多，不爲不用，不爲家法，不爲親近」。這說明了只是爲了素生的安樂，完全出自個人的憐憫心與慈悲心。

阿經六波羅蜜品：「施時不求內外果報，不觀福田及非福田，施一切財，心不憍情，不擇時節」。經意中也有雷同的敘述。關於福田一項留待後節釋明。以福田施予貧人當然具有功德，不過，當考慮到有福田時，再去布施那就不如法了。

而且，真布施的本色，是以行布施的人，受布施的人，所布施的物，三者同時須作空觀，方能成就布施行。忘却布施者自己，忘却所施之物，同時也忘却受惠者，方能稱爲真布施的本行。至於預期功德，等待報酬，乃是凡夫行布施的假名善緣。

阿經中對於施主也分爲上中下三類，下焉者爲求得現報而施，中焉者爲後報而施，上焉者爲饒僧故而行施。

一般的布施，有財施與法施之別，概略地說來，財施以在家人爲主，法施以出家人爲主。除此之外，尚有種種布施，如三施、七施、十施等，特別是無財的七施，在發願上，非常相應於菩薩行。諸如此類的布施，對於社會福利事業觀念，都直接地發生了領導作用。

三、福田思想

1. 福田

福田是幸福之田，意即產生幸福的田地；因而佛陀名之為福田。何以稱為幸福之田地呢？因為如果對佛行了布施，就以此布施功德，能以開悟成正覺，同時自己也有了大成就，因而得到了大利益。這正如在田地裏播下了一粒種子，到秋天就可以得到大的收穫。同樣的道理，布施比如種子，田地比如佛陀，因此佛名幸福之田為福田。

後來，此一思想漸形開展，不但對佛稱福田，對佛法僧三寶均稱福田，甚而從聲聞、緣覺、菩薩乃至父母、師長均稱為福田；對之以行布施，皆有莫大的功德。於是福田有了種類，分為敬田與悲田二種，轉而亦有苦田、恩田、貧窮田、功德田等名稱，從而演化為二福田、三福田、四福田、七福田、八福田等等。

經典之中亦有「福田經」，大略說吹福田思想，以實踐布施行。福田之中，從佛福田開始講到佛法僧三寶福田，進而推廣到父母師長、貧困、孤獨乃至畜生亦謂福田。如果略為加以區別，則敬田是招佛、三寶；恩田是指父母師長；悲田是指貧窮者；苦田、恩田是指畜生。在功德差別上，對悲田與苦田的困窮者與貧病者行布施，則比供養敬田來得更大大。

2. 敬田、悲田

如果將敬田與悲田分開，悲田意即慈悲之田，其涵蓋的範圍，把一切貧困都包含在內，連畜生亦不例外。對悲田行布施供養，救護上述一切衆生，其功德最大。

像法決疑經，曾謂：「我於經中處處說布施者，欲令出家家人修慈悲心，布施貧窮、孤老乃至餓狗，我諸弟子不解我意，專施敬田不施悲田，敬田者即是佛法僧寶，悲田者貧窮孤老乃至餓子，此一福田，悲田最勝」。因此，救助屬於悲田的貧窮、畜生乃至餓殍，功德最為殊勝。而這種悲田思想，亦是菩薩社會福利觀念的一種。

申論至此，有一問題值得商榷，即福田思想，彷彿完全是以個人的利益為出發點，而預期得到反給與的利己思想。如果單從福田的名相上推斷，似乎帶有上述意味。但是，進行一種社會福利事業，如果其動機放在期待得到將來的反給與上，顯然，那不能算是純正的社會福利事業。佛教之於福田，完全是出於慈悲心的施捨，了無報酬與目的，一如前節所述。優婆塞戒經對此曾強調說：「善男子，云何名為波羅蜜耶？施時不求內外果報，不觀福田及非福田，施一切財心不憚，不擇時節，是故名為波羅蜜」。如果說因為有福田才行布施，反之，無福田就不布施，這樣的求報布施，不是真正的布施，更難稱為波羅蜜。

因此，福田並不是為了預期能得到果報才行布施，是要自內心的慈悲而行布施；所施捨的，不期

然的得到了果報，這才是福田的意義。正如優婆塞戒經卷五所示：「若行施時於福田所，生歡喜心；施於貧窮，為檀善性，施時不求世間果報……不觀福田非福田施，若能如是行布施者，報速是人，如獲隨母，若求果施，市易無異」。誠然，如能與為不求果報，並於福田及非福田完全不作他想，只以憐憫心布施貧窮，那麼，福報之來集，一如牛犢之隨其母。福報亦復如是，自然常歸其人；反之，為求果報而行布施，直似商場上的交易行為，同為經義所排斥。

福田既如上述所述，從三寶一直到畜生，如法的布施，莫大的功德自然來集。但吾人必須轉而留意到，福田之形成，除了施物的受施者外，所施之物亦非常重要，此即所謂施物福田，如鑿井、架橋、鑿路、拓險路為坦途等土木設施，亦均稱為福田。

四 七福田

西晉年代所翻譯的一本「佛說諸法福田經」，有關七福田的最後如次：「佛告天帝，復有七法，廣施名曰福田，行者得福即生梵天。何者為七？一者興立佛塔僧房堂閣。二者園菓、浴池、樹木、清深。三者常施醫藥療養病，四者作堅牢船濟渡人民，五者安設橋樑過渡羸弱，六者近道作井渴乏得飲，七者造作園則施便利處」。據此，建築佛塔、僧房、堂閣用以布施，即稱為施物福田，而布施菓園、浴池、樹木、施捨醫藥以療養病，建造舟船架設橋樑以過渡行人，開鑿深井以爲行人解渴，乃至普遍設置公共廁所等，這一切一切都是施物福田，其在中國社會福利事業上，均有很重要的貢獻。

四 看病福田

梵網經講：「八福田中，看病福田為第一福田」。這種看病福田，雖也汎言布施福田，但其所布施者，並不是物質，乃是一種行為，因為看病不是物件之一，而是行為。舉此以論，如果說看病也是福田之一，那麼，教化亦當稱為教化福田，捨身亦可稱為捨身福田，醫療病人亦可稱為醫療福田……等難以勝舉。不論任何一項，都具有相當功德，所以均可稱為福田，看病福田當然亦不例外。

四 八福田

八福田之說，出自梵網經，天台宗的智顗大師據此列舉的八種福田是：佛、聖人、和尚、闍梨、僧、父、母、病人等八種。但華嚴宗的法藏大師在梵網經成本疏中列示八福田是：一造廟路美井。二水路橋樑。三平治險路。四孝事父母。五供養沙門。六供養病人。七救濟危厄。八、設無遮大會。

此外雖然尚有二種說法，但八福田中的所謂供養病人，蓋即看病福田，了無疑義。

綜上以觀，七福田、八福田等說，雖無定詞，但從施物福田演變至看病福田；從物質的供養，發展到精神的布施，都稱為福田。這種種義舉，在領導中國社會福利事業思想上，都佔有顯著的地位。

四、報恩觀念

(一) 四恩

不論在中國或日本，都很流行佛教的四恩。關於四恩雖然有很多解說，但普遍都以「心地觀經」的：佛法僧三寶恩、父母恩、國王恩和衆生恩四種爲準。在此所謂的四恩，是指一切衆生恩，亦即社會的恩，把這種報衆生恩的心，示之於行動，那就是社會福利事業之所當爲。

(二) 衆生恩

衆生恩是佛教中國有的獨特見解，把整個社會視爲一個共同體；此乃根據佛教萬物一如的思想及一切平等的觀念所產生。對自己的現實生活常感滿足，因此對恩報答佛恩，繼而轉念到衆生恩。因爲佛恩即衆生恩；也可以說是父母恩，即長恩，進一步及至一切衆生恩，甚至於一切物品的恩，不但有生命者感受此恩，即連無生命的非有情亦同感此恩。

連非有情也有成似乎具有生命感，把身邊的桌子、衣服、鞋、襪等亦視作同有恩意。在日本每當年終所舉行的針供養，即有濃恩的寓意。對一切物品均作感恩思想，依此報恩心，對彼物品產生尊重意，從而認定彼物的價值，及其至要處，當即構成社會福利之一端。

唐朝，過世法師的法苑珠林，曾引用智度論謂：「知恩者，大慈之本，開善業之初門，人所受敬，名譽遠聞，死得生天，終成佛道，不知恩者，甚於畜生也」。

究竟恩的意義，是中國社會所固有，抑是封建的倫理觀念，或上下的倫理思想，甚至屬於奴隸道德？佛教中關於恩的思想，完全不是上下關係的倫理，乃是處於橫的平等倫理的一種恩德思想，這一點尤須特別注意。

強調上下之間的倫理，爲儒教思想之深入處。中國佛教站在平等的立場，有了報恩思想，對於雙親盡孝的教誨，在中國來說，究竟是背屬於佛教的行孝，雖然不無疑問，但無論如何，以此報恩思想爲依歸，做出了若干社會福利事業，這是毫無疑義的事實。總之，佛教的報恩思想及衆生恩思想，發揮主權，成了領導社會最重要的領導原則，也成爲社會福利觀念，此尤不可或忘。

五、不殺生戒

(一) 生命的尊重

對於有情的生命，發慈悲心施以憐憫，當然不能加以殺害，因而也出現了有關的戒律。在印度的原始佛教教團中，各部派所遵守的戒律，其後原原本本地傳來中國，當初的戒條，開首就是不殺生。這不僅只限於佛教，其他宗教乃至社會道德都有類似的規定。但戒律究竟不同與道德，只是以人本位爲中心，推廣及一切衆生和凡是有生命的都包含在內。

不殺生物，當然亦不殺人，從鳥獸乃至於微小的蟲類，都尊重其生命的存在；進而，不但殺害

，連草木也一本「山川草木，悉皆成佛」的思想，才是佛教的慈悲精神。對於花草樹木，不隨便摧折或砍伐，也是佛教不殺生戒中所提到的。大乘戒給中國佛教帶來很大的影響，梵網經說：「若佛子自殺，教人殺，方便譖毀殺，見作隨喜，乃至呪殺、殺業、殺法、殺因、殺緣，乃至一切有命者不得故殺，是菩薩應起常住慈心，孝順心，方便教護一切衆生」。所以造殺業，不但是以自己的手去殺，即使教人殺，或用種種心計、方式所構成的殺，或是詛咒殺，譖毀殺，甚至見殺而歡喜等，都與親造殺業同罪，處以逐出教團最嚴厲的罰則。

而且，一切有生命者不得「故」殺。所謂故殺，就是沒有正當的理由而殺。以佛教的立場看來，花草樹木與自己都同一生命，在萬物一如的思想之下，不得隨意伐折或故殺，因而才制定了戒律。

(二) 一如平等

佛教的萬物一如思想，何以不可殺生呢？此一答案可以從所有萬物皆性一如的主張下找出來。從如而來，所以解釋為如來，我與佛皆平等，同為一體，而一切衆生都有佛性，將來都可以成佛。涅槃經也有人人平等思想的說法，如果殺人，亦即等於殺佛，是大逆之罪。

還有，殺鳥獸以食，或捕食魚貝之類更有罪惡，因為佛教一向禁止肉食，視肉食與殺生同罪。

(三) 一切如母子兄弟

依佛教六道輪迴之說，殺生不僅是斷佛種，再從一如的思想上看，殺生食肉，如同殺自己的親人、同胞以食；因此，罪過更甚。故而不殺生成為佛教的特徵，梵網經說：「一切男子是我父，一切女人是我母，我生生無不從之受生，故六道衆生皆是我父母，而殺而食者，即殺我父母，亦殺我故身」。一切衆生都在地獄、餓鬼、畜生、修羅、人間、天上等六道中生死地迴轉，不論為鳥獸，或作魚蟲，都是過去的父母或兄弟所轉生，如果殺而食之，即同殺父母吃親人的肉一樣，誠是人間一大慘事。

入楞伽經也說：「我觀衆生，輪迴六道，間在生死，共相生育，迭為父母兄弟姊妹，若男若女，中表內外，六親眷屬。」一切衆生在六道之中，互為父母子女，互為兄弟姊妹，當為六親眷屬；不論怎樣去考慮，都離不開朋思想，平等思想，及和平思想。

關於不殺生成，梵網經不僅只說不殺，連持有殺生的工具亦為律所不許。經文說：「若佛子，不得蓄一切刀杖弓箭鋒鋸等國戰之具，及能羅網殺生之器，一切不得蓄。而吾儕乃至殺父母尚不加報，況殺一切衆生」。對於有殺生之用途的工具也有禁例，刀杖、弓箭、鋒鋸等都是古代用以戰殺的器具。為了戰爭，必須製造和備備這些器具，但是戰爭勢必死傷很多人和大量的殺人。堅決禁持此類殺人用的器具，乃是出自慈悲心不殺生成。至於羅網乃是用以捕殺萬獸的網，當然亦在被禁之列。

反對戰殺的和平運動，是佛教徒之所當為。

六、放生思想

(一) 放生的原理

放生思想是由不殺生戒推演而來。禁殺的戒律，從尊重有情的生命，轉而去營救一切生物，對苦惱的衆生施以救護，解除其痛苦。放生的意義是解救生物的困厄。梵網經中就有不殺生戒和勸人放生的律文：「若佛子，以慈悲故，行放生業，應作是念，一切男子是我父，一切女人是我母，我生生無不從之受生，故六道衆生皆是我父母，而殺而食者，即殺我父母，亦殺我故身。……故當行放生業，生生受生，若見世人殺畜生時，應方便救護，解其苦難，常施教化，講說善緣或救度衆生，若父母兄弟死亡之日，請法師講菩薩戒律福資其亡者，得見諸佛，生人天上，若不爾者，犯輕垢罪。」準此，慈悲心在濟極的一方面是不殺生，在積極的一方面則是放生。由於六道輪迴的生生不息，畜生亦曾幾何時，作爲我們的父母或兄弟姊妹。因此，世人在謀殺畜生時，我們多方面想辦法去拯救它，衛護它，以解除它的苦厄；再進一步時常施以教化，或是講解菩薩戒以救度衆生；這種教化，使其將精神上的苦惱得以解除，而成就圓滿的放生行。

(二) 放生的意義

行放生業，不單單是在成立放生會，或買放禽獸和魚蟲的生命上去作功德。另外在解除其精神上

的苦惱，使其常得安樂，或更能常施教化等方法上尤應特別注意及之。

再者，行放生業的同時，能在父母的忌日，禮請法師誦經或講大乘經典，以此功德迴向先亡令升天上成人間，此一行事更使放生思想益形光大。

廣法苑珠林第六十五卷，特撰放生、救厄兩篇。引用許多經律論以發揚放生思想。而此放生思想，正是佛教一系列的仁愛獨特理念，在中國佛教所從事的愛護動物運動，或者推行免囚保護運動等，無不都是從慈悲心所產生的放生思想，而構成其領導原理。

七、大乘經典的福利觀念

中國的大乘佛教思想，之所以能迅速普及於民間各處，而大乘佛教所說的菩薩精神，在大乘經典中是如何推廣，其經典中所說的社會福利觀念又是如何呢？

無可諱言的，佛教經典所貫注的根本精神，是濟世度人的，也正是佛陀慈悲心的具體表現。嚴格說來，任何一部經典都離不開社會福利的理念。

(一) 大無量壽經

不論在中國或日本，稱爲淨土宗根本聖典的大無量壽經：「如來以無量大悲，於哀三界，所以出興於世，光闡道教，俾令群萌獲眞法利。」乃是說明佛陀之出現於世的目的，是爲了救度一切人類。

以如來的大悲，庇護一切有情，賜予救等以真實的幸福。

(二) 妙法蓮華經

中國民間信仰觀世音菩薩最為普遍，在法華經譬喻品說：「三界無安，猶如火宅，衆苦充滿，甚可怖畏，常有生老，病死憂患，如是等火，熾然不息……今此三界，皆是我有，其中衆生，悉是我子，而今此處，多諸患難，唯我一人，能爲救護。」其譬喻人生的苦惱，正如火宅，這生老病死四苦的世界，一切衆生在苦惱中呻吟着；佛陀以大悲心，視我如己子，亦惟其一人能善爲救護；佛陀的如是大願亦恰如慈母的慈悲心，向苦惱而煩惱的子女——衆生，伸出了慈愛之手。這種悲心，才是佛教社會福利的根本理念。

(三) 維摩詰經

在六朝時代，成爲一般知識分子心目中偶像的「維摩詰經」中的維摩詰居士，他在病床上，對前來看病的人，述說自己致病的原因時說：「衆生病故我病」，這充分地顯示出菩薩的悲心和佛教社會福利理念。

(四) 勝鬘夫人經

世尊向勝鬘夫人說法之後，勝鬘夫人則發下了十大誓願，其中第六願說：「世尊，我從今日，乃至善哉，不自爲己受寄財物，凡有所受，爲濟貧苦有情之願」，及第八願說：「世尊，我從今日，乃至善哉，見諸衆生，無有貧乏，病苦疾病，種種危厄，終不捨離，必顧安穩，以善饌益，令免衆苦。」都把社會福利措施，具體地表白了出來。

(五) 金光明經

金光明經是被稱爲護國經典，其中的除病品、流水長者子品、捨身品等，完全是爲社會福利事業所講述的。除病品在論及佛教醫學問題時，持水長者把珍貴的醫方秘法傳給了兒子——流水，並以之在國內大行其醫道，救治了無數的疫病患者。

流水長者子品，是說明慈悲之情一如流水，將乾涸萎花的數萬魚類，千方百計地施以救濟；反映了佛陀的慈悲，不但是對人類而已，尚且廣及於鳥獸、魚貝等類。其次在捨身品中講到了人所共知的捨身饑虎的故事，王子爲了拯救饑虎以及虎子，毅然把自己的肉體投身與虎。此一壯烈精神，深深地激起了世人的感動。在中國佛教中，類似此類的捨身行，教史上亦不乏先例。

有關此類的菩薩捨身功德，在佛陀的本生經，以及其他經典中多有敘列，無可否認的這給中國文學，亦帶來很大的影響。特別是表現之於彫刻及繪畫方面，對佛教的慈悲精神，給予人們以強烈的印象。

(四) 般若經

以談空為主旨的般若經，不僅單是只行了否定道，同時也說明了社會與人類所行之路：「一切有情飲食與食，求歡與歡，乃至車乘、花鬘、璫珞、房舍、床榻、臥具、伎樂、侍衛等物，隨其所欲，歡喜施與，使無貧乏」。當然，這又是大乘菩薩修利他的另一面。

(五) 華嚴經

說事事無礙的華嚴經，善財童子在此且亦遍參了五十三位善知識，而善財童子的贊頌，毫無疑問的，亦是社會福利的原理原則：「若有眾生，貧窮困乏，來至我所，而有求索，我聞難藏，隨其所取，而語之言，莫違諸惡，莫害眾生，莫起諸見，莫生執著，汝等貧乏，若有所需，當來我所，及四衢道，一切諸物，種種具足，隨意而取，勿生疑難。」這的確是一種理想，亦宛如夢境，也正是佛陀的慈悲，菩薩的修行所在。另一方面，不但布施物品給貧困人們就算了事，在精神上尤須輔導其正確的人生觀。因此，社會福利問題，不能單在物品上去講究，成就一個完滿的人格，才是社會福利事業的正確觀念。

(六) 涅槃經

涅槃經中的雪山童子，以施身聞名而著名。涅槃經不僅說法身常住，也論及「一切眾生，悉有佛性」，一切人，不論是何等樣的人，均皆平等而具有相同的佛性，將來都必定可以成佛。

此說主要的是在尊重人權，倡行人類平等；進而成為社會福利重要基礎的領導觀念之一。悉有佛性的思想，是從一切有情擴展到「山川草木，悉皆成佛」的思想，把佛陀的慈悲，從一切生物普及於山河大地的非有情。而一如平等、一如一切、自他平等思想，在佛教經典中是到處可見的理念。

八、大乘的菩薩思想

(一) 大乘經典

大乘佛教在印度發展，由龍樹菩薩集大成，隨後流傳到西域，轉而傳入中國。從此形成了中國佛教，因之，論說大乘佛教的種種經典，開始在中國傳譯，倡導菩薩精神的般若經，由第一位在中國翻譯佛經的安世高所譯出，同時淨土宗的聖典大無量壽經，亦為其所翻譯。

雖然說中國佛教的最初思想，是般若經思想，自後西晉的法華把法華經翻譯出來之後，「上求菩提，下化眾生」的菩薩精神，很快地就推廣到朝野上下。後來，法華經由東晉的羅什大師再度翻譯；至此，法華經在大乘佛教思想體系中的地位，顯然已漸次奠定。

主張「一切眾生，悉有佛性」的涅槃經，也是早期——後漢時代，傳來中國的一部佛經，由曇無讖法師所譯。此外，深受魏晉南北朝時代，知識分子所歡迎的維摩詰經，亦把菩薩精神以維摩詰居士

將之襯托出來。其在答復前來探病人的問話中即以：「衆生病故我病」，這充分顯示了菩薩精神的存在。

二、菩薩

按照天臺大師的解釋，菩薩是：「上求善果，下化衆生」，而修自利利他的佛道實踐者之謂。準此，菩薩該是以佛陀的正覺為目標，而力行一切自利利他功德的行者，從一般發心的四弘誓願，修行到三度六學之後，才能成就正覺，這一切一切無非都是自利利他的行為。

在中國社會，菩薩精神之能使人理解，而又普及於每個角落的，當首推世尊的本生經。其發揮於視覺上的，則為繪畫與彫刻，此外把每一段的本事，透過了文學手法的安排，如：六度集經、菩薩本緣經、生經、菩薩本生經等是；也有是採用純中國文學而完成的如：經律異相、諸經集要、法苑珠林等是。

彫刻與繪畫，很早就在各地的幾個著名的佛塔上出現了。本生譚的彫刻，在頗負藝術盛名的阿建達（Ajanta）壁畫上，畫著許多有關菩薩捨身的形態，後來經歷西域而來到中國。繼此之後，乃有敦厚的鑿畫與彫刻，以及雲岡、龍門等石窟。莊嚴而偉大的世尊的威儀，不是單憑佛世的修行即可臻致，乃是久遠劫來，多生多世所作的種種自利利他功德的結果。本生經中所畫跡出來的，乃是菩薩在精進中利他的種種方式。置其致也，乃是將自身的生命捨出，而做到了菩薩的捨身行。

無論是投身飼虎、臥王笏身、施身鬘鬘、尸鹿本生、須大舉本生、菩薩本生等任何一宗本生譚，都在世人的腦海裏，刻畫著菩薩捨身的義行。為了別人，為了社會，施捨出自己的身命，這種偉大的精神，正是佛教社會福利事業的根本理念。

此外，所繪畫的大乘菩薩經典的變相圖，是以法華經變相圖為始，後來發展到蓮華嚴經、涅槃經、維摩詰經、華嚴經、彌勒經、觀無量壽經、阿彌陀經等都有變相圖問世。同時普遍在民間流傳的，尚有關於這類的變文及其衍文等等。這一現象顯示出，菩薩精神已深入一般社會，也象徵著佛教對於社會福利問題，積極地在促進其一般活動。

九、大乘的菩薩戒

一、梵網經

對大乘菩薩來講，有大乘的戒律，稱為三聚淨戒。這是梵網經、地持經、壇場經等所詳細闡述的大乘菩薩戒。特別是梵網經，在中國的天臺智顗大師和華嚴的法藏大師都有「菩薩戒疏」等的專門注釋。即使一般經學家對梵網經存或存疑，但它足以代表菩薩戒，則是可以想像的。

梵網經的菩薩戒，制有十重四十八輕戒，其十重戒的第二條——盜戒載稱：「而菩薩應生佛性乎，順心慈悲心，常助一切人生福生樂」；又在自讚毀他戒條中：「菩薩應代一切衆生受加毀辱，惡事向自己，好事與他人」。同經四十八輕戒第二十條——不行放教戒：「若佛子，以慈心故，行放生業，

題作是念，一切男子是我父；一切女人是我母，我生生無不從之受生，故六道眾生，皆是我父母，而殺而食者，即殺我父母，亦殺我故身……若見世人殺畜生時，應方便救護，解其苦難，常教化誨說菩薩戒，救度眾生」。更在其二十一戒——順打獵仇戒中說：「佛子，不得以瞋報瞋，以打獵打，若殺父母兄弟六親不得加報，若國王為他人殺者，亦不得加報，殺生殺生不顧來道……」等；把一位愛心的菩薩，應守持的事項列舉無遺。蓋菩薩戒的精神，其重點以利他比自利更為殷切。把一念慈悲心從人類、社會推廣到畜生，更擴及於山川草木。法華經中的「草木國土，悉皆成佛」的思想，即不外乎菩薩戒的精神。

（二）三聚淨戒

天臺智顗大師，把菩薩戒稱為三聚淨戒。即：攝律儀戒、攝善法戒、攝眾生戒等。攝律儀戒是止惡，攝善法戒是作善；發大菩提心，能遏止不修一切善事之念，以勤修諸善，而滿菩提願；攝眾生戒是使一切眾生皆獲利益。攝善法戒，才是菩薩直接從事於社會福利事業。從而亦可稱為饒益有情戒。

唐朝的李師政在法門名義集裏說：「斷一切惡謂之攝律儀戒，修一切善謂之攝善法戒，度一切眾生謂之攝眾生戒；此三聚戒乃菩薩道。」誠然如此，菩薩的慈悲心，惠及於每一個人，廣及於社會。從而淨化人間，建立佛陀的國土。亦是菩薩的願心，更是其努力精進的目標。菩薩的如此作為，正是不折不扣的佛教社會福利事業。受菩薩戒的人們，行此菩薩行，淨化人間，建立佛陀的國土，人人都有努力精進以赴。

十、菩薩戒弟子

（一）菩薩天子

中國之傳行菩薩戒，始於東晉南北朝，特別是南北朝的崇佛天子，之能率領全家人的受戒，自稱為菩薩戒弟子。一如梁武帝之從智識大師兼受菩薩戒，而作為菩薩戒弟子。在承事三寶的同時，朝野上下都稱之為菩薩天子。

菩薩戒在此不但是天子，即百官公卿乃至一般士族，都相率兼受此戒。唐朝惠祥法師的弘贊法華傳中的天臺智顗傳：「五十餘州道俗，受菩薩戒者，難以稱紀。」這是說以天臺山為中心，周圍五十餘州受菩薩戒的人數，不可勝數。所謂道俗，即出家與在家的新戒弟子；何其之多，誠屬不難想像。

（二）在家菩薩

唐朝的鑑真和尚，因為渡日的船隻漂流到海南島，遂巡歷各地而來到桂州（廣東省），在此地曾為馮都督授菩薩戒。不但是都督，並且在其管轄七十四州的官人、選舉、舉子等人，皆集於州，同聽都督受菩薩戒者，其數無量」。從「受菩薩戒，官人以下者其數無量」來看，這與上述「天臺的五十餘州道俗，授菩薩戒者，人數難以勝數」，幾乎是相同的。在數量上雖或有所誇張，但通俗相率求